

A Study on Weak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Yan Wei Huang Linzhong

Abstrac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China has basically taken into account two strategies of grand discourse and micro narrative in communicat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f the weak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being the weak is use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It will have unexpected effects. The three transmission cases such as the King HOSI of the Shang Dynasty, Du Huan of the Tang Dynasty , and a "Chinese girl" Halifa in Kenya, show several specific methods of weak communication. It active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weak", through "leaving the weak", "connecting the weak", "love the weak" and other means, finally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profit the weak". Relying on this princi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image, weak communication should stand high and maintain a low posture; have sufficient confidence and a light tone; have hard ideas and soft stories. If dealing with itself with softness and vulnerability, China will become strong, and develop strength more and more until it will be capable of "taking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Weak communica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s image

作者简介：阎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与国际传播；黄林中，高级编辑，湖北特别关注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研究方向：新闻实务。

课题项目：本文是2021年度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故事’的文学叙述及抗疫精神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1ZD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A类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722020PY00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部校共建项目“危机传播视域下中国百年瘟疫文学的‘信息疫情’书写及国家形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02-01-04）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阎伟，黄林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形象的弱传播探赜——如何在国际传播中“讲新”中国故事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4, 5 (4) : 74-80.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4008>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形象的弱传播探赜

——如何在国际传播中“讲新”中国故事

阎伟 黄林中

摘要：十多年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策略上，中国基本上兼顾了宏大话语和微观叙事两种路数。如果在国际传播中适当地使用弱传播方法，尽可能扮演弱者的形象，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殷商的侯喜王、盛唐的杜环，以及肯尼亚“中国女孩”沙里夫这三个传播案例，展示了弱传播的几种具体方法。弱传播积极关注“弱者”，通过“留弱”“连弱”“爱弱”等手段，实现“利弱”的目的。以此为原则，弱传播主张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中，站位要高、姿态要低；底气要足、语气要轻；观念要硬、故事要柔。以柔弱自处，变得刚强、发展刚强，直到足以“取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之道。

关键词：弱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形象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来已经有十多年了。其间中国通过各种媒体向世界传播这一理念及国家形象，在回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诉求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盘点这十余年来的传播策略，基本上兼顾了宏大话语和微观叙事两种路数。宏大话语是指站在国家层面上讲述政治史、事件史的叙述行为，而微观叙事则是从个体、经验层面上的轻型表达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宏大话语是一种强势传播，它表达了信息放送者在政治、道德方面足够的“文化自信”，容易收到先声夺人的传播效果。然而，舆论世界是一个完全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具有特殊规律。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一个“强世界”，它损不足而奉有余；那么舆论世界则是一个“弱世界”，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弱是舆论世界力量的来源、合法性的标签，弱者才是舆论世界的王者。因此，主旋律、正能量的价值观念既要通过宏大叙事传播，弱传播的思路与方法同样也需要重视。“弱传播”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传播者把自己设定为“弱者”的形象，二是在传播中积极与弱者创造连接。即采取弱者的姿态，建立与弱者的关系，表达强者的担当。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如果适当地使用弱传播方法，尽可能扮演弱者的形象，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何谓“弱传播”，《道德经》告诉我们一种处世哲学，“守柔者弱，弱者处下不处上，居后不居先，谦退而不争，是故曰弱，曰下，曰后，曰不争，皆守柔之道”。^①故老子曰，“知常曰明，守柔曰强”。这是弱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言下之”。水因为低洼而变成了百川之王的江海，圣人之所以能成其大，也是因为“善下之”。“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要想当强者，必先弱言之，“言下之”就是弱传播的具体方法。“舆者”若水，以柔弱微细为本，处卑善下、惜弱不恃，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最终驰骋于天下之至坚。

一、侯喜王的故事与“留弱”或“装弱”传播

第一个传播案例：殷商攸侯喜部落横渡太平洋，成为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滥觞。

中外学界关于商朝人踏足美洲的论述屡见不鲜，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西方学者。从麦哲伦开辟的大航海时代以后，几百年来，法国、英国及美国学者关于这一方面的著述有上百种之多，加以考古发现的支持，“殷人东渡美洲”的假说已成定论。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康有为、罗振玉和王国维也论证了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房仲甫还写了《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一文。侯喜东渡太平洋，成为印第安文化的开创者，这确实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成功案例。近年来，也有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一书，^②想象商朝人对美洲的“征服”。甚至有些网络作品宣称，美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攸侯喜作为殷商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件，其实是一次非典型案例。说是非典型，是因为它并非常态。它不是主动传播，而是被动传播；不是优势传播，而是弱传播。如果标以“舰队”或“征服”等字眼高调地加以宣传，不仅误解了“殷人东渡美洲”事件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会引起外

^① 王力. 老子研究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8: 87.

^② 马伯庸. 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 [M]. 南昌: 21世纪出版社, 2007.

人对这一舆论立场的排斥，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并无积极作用。如果换一种思路，用弱传播的策略方法来讲述，也许会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那就是故意弱化侯喜王的光环，强调他失败者的身份，故事的名字叫《侯喜受难记》或者《攸侯喜出中国记》。

为什么这样讲述？首先，从侯喜身上可以总结的关键词有：失败、逃亡、流浪、无根。从这些字眼上来看，作为殷商文化的弃民——侯喜一族出现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很难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的强大形象。他不是天选之子，而是西西弗斯，命运像石头砸在他的脑瓜上，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不得不负重前行。然而在世界文明的历史中，就是这一群殷商文化的流民，在另一块土地上，创造出别样的灿烂与辉煌。侯喜不是以殖民者和征服者的面目出现，不是侵入式的文化输出，而是以“外来的文化知识传授者”身份，采取“花粉式传播”，与美洲的本土文化融合。花粉是弱的、轻的，它又是强大的、坚韧的，它包含着有效的文化信息，与受体结合，进行繁衍，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圆满结果，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用“弱传播”的方式讲述攸侯喜的故事，可以更多地挖掘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公义、兼济天下、和合大同的观念，从而增加中华文明的“亲切感”和“向心力”。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导演梅尔·吉布森一样，拍一部中国版的电影《启示》呢？那劈波斩浪的“涕竹舟”，不就是挪亚方舟和后来的五月花号吗？踏上美洲大陆的攸侯喜，是不是最早的鲁滨逊？

这种讲述方式，其实是一种“留弱”或“装弱”传播。^①所谓“留弱”传播，是强者有意保留自己的弱项，明知其弱却不想改变，故意“留白”。而“装弱”传播，则是有意隐藏自己的强者身份，试图在舆论场把自己定义为弱者。“留弱”或“装弱”的“弱”，当然不是强者真正的短板。但在舆论世界里，它可能是比各种强项还要好用的制胜法宝。它不惹眼，不出头，不逞强，在充满霸凌的国际环境中可以成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护身符。

二、杜环的故事与“连弱”和“用弱”传播

第二个传播案例：中国游历阿拉伯非洲的第一人，唐朝杜环的《经行记》。

在中国隋唐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中，讲述较多的人物就是玄奘和鉴真和尚。他们的事迹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这当然是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然而，与他们几乎同时，盛唐还出现了一个人物，比他们游历的地域更远，成为行走阿拉伯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并且也有游记存世，他就是杜环的《经行记》。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军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展开一次大战，史称“怛罗斯之战”。唐军惨败，在被俘的上万唐军中，有个士兵叫杜环。他被编入到大食军队，然后随军西征北非。

^① 邹振东. 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 [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478-486.

在驻守巴格达、平定地方叛乱的过程中，杜环攒下战功，并摆脱了奴隶身份。在戎马生涯中，他辗转于西亚、北非一带，在巴格达、叙利亚、君士坦丁堡、埃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都留下了足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指、有史可查的到过非洲的中国人。

十年后，杜环开启了他千难万险的海上东归路。并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夏天，他乘船回国。并写了一本叫《经行记》的书，详细记载了自己历时十年的横跨亚非之旅。他从西域丝绸之路到达非洲，并从红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返回广州港。这在交通相对不发达的唐代，可以说是一场华丽的文化之旅了。可惜的是，该书现已失传，如果不是其族叔杜佑曾在《通典》中引用《经行记》，就没有一千五百余字的“残卷”留存至今。《经行记》浮现了一段被淹没的中国历史，中国人“下西洋”（横渡印度洋）并非自明代郑和而始，而是早在600多年前的唐朝就实现了。

如果用弱传播的方法讲述杜环的故事，它就是一部中国版的《天方夜谭》。《天方夜谭》中的主人公辛巴达不畏艰难，七次大冒险似的航海经历可谓惊心动魄。但勇气和智慧战胜了一切困难，对未知充满期待的精神最终为他赢得了丰富精彩的人生。同样，杜环身上的那些关键词——战俘、奴隶、漂泊、荣归，也令人关注。作为一个战俘，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是怎么在阿拉伯国家谋生甚至被委以重任？他如何为自己回国创造条件的？海上航行是否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回国之后又是什么动力驱使他写下这部《经行记》的？这里面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需要去想象和还原。与辛巴达一样，杜环一定是一个乐观、自信、具有强大的生存智慧，并且善于把握机遇的人。否则，在艰难苦恨的奴隶生涯中，他很难回到祖国并讲述他的人生经历。相比于玄奘和鉴真，他的游历有更多的悲怆与传奇色彩。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杜环不是一位宗教僧侣，他没有求法传道的宗教使命，也无法获得政府的资助，只有凭借一己之力默默前行。《经行记》与《大唐西域记》等行记相比，它更关注异域文化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更具有平民视野。

这种讲法就是“弱传播”中的“连弱”和“用弱”传播。^①所谓“连弱”，就是想方设法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建立连接。“用弱传播”，就是善于运用各种弱资源进行传播。在国际传播中讲述“杜环故事”，其意有二：一是在隋唐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杜环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扩写了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二是杜环在其《经行纪》中，关注的也是那些底层的日常生活和草民的存在境遇，促进了中外不同文化在民间的交流。真正好的作家，不是对强信息的反应，而是对弱信息的捕捉；而真正好的传播，也不是对强资源的追逐与炒作，而是对弱资源的洞察与放大。“舆者”在与弱者的连接中，才能共生双赢，成为真正的强者。

^① 邹振东. 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 [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478-486.

三、“中国女孩”沙里夫的故事与“爱弱”和“扶弱”传播

第三个传播案例：郑和水手后裔寻根记，肯尼亚女孩的中国梦。

2004年9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郭崇立大使接到“中国女孩”沙里夫的求援信。在确认了沙里夫是郑和船队下西洋时的水手在肯尼亚的后代，他马上将消息传回中国大陆。并从教育部争取了一个公费留学的指标，让沙里夫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中医，圆了她的中国梦。

当时有不少媒体报道了此事，在讲述沙里夫的故事时，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怀疑论”，“肯尼亚有中国后代？怎么可能！是不是他们过不下去，看中国发展得好，想来中国打秋风的？”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论——沙里夫只是为了想少花钱偷学中国技术，才假装热爱中国的。

2004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对于这次航海行为的意义，有一条方向是循着学界的研究继续深挖。如曾任英国皇家潜水艇司令的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发现世界》，他根据郑和航海路线上发现的明代器物提出如下新说：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而不是欧洲人；郑和船队比麦哲伦早近一个世纪抵达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这样的宣传不仅言之有据，而且也让国人振奋提气，这确实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次壮举。

但是，“中国女孩”沙里夫的出现，使得“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有了新的阐发方向，那就是用“弱传播”的思路来讲述。首先，要换一种视角，不是从中国方面讲述如何施与、成全沙里夫的过程，而是从沙里夫的角度回顾她是如何获得成功的经历。用这种视角讲述，可以全景式地展示沙里夫中国情结的形成过程，还能挖掘出一系列的新闻点。如沙里夫对自己中国血统的坚信，在寻找中国“家人”和政府的帮助时，其间遭遇的种种误解和挫折；这种讲述以第一人称自我表白，更贴近沙里夫的内心世界，对受众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其次，讲述会强调沙里夫的生存环境如何磨砺她的中国情结，并非所有的肯尼亚人都理解这个女孩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她的家属和亲人都都不相信她能成功。沙里夫是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踽踽独行，也许是信仰的力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沙里夫最后成功了，照在她身上的阳光，足以震撼所有的旁观与漠视。

因此，一个健康公正的社会，不是仰仗强者的庇佑与恩泽。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社会的每一个弱者。如何对待弱者，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一个国家如何保护每一个弱者的尊严，才是这个国家真正强大的表现。真正的强者就是善待弱者，我国大使郭崇立把中国的态度展示在了世界面前。他运用的就是“弱传播”中的“爱弱”和“扶弱”传播。^①传播者越是拥有强大的力量，越是需要爱弱者。爱是弱传播的舆论制高点，“爱弱传播”，是弱传播

^① 邹振东. 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478-486.

的最高境界。“扶弱”传播则意味着弱者原本是有力量的，前行者还是弱者自己，只是在关键时需要扶一把。

四、结论

侯喜王是一个叛逃的诸侯王，杜环是一个战败的士兵，沙里夫在非洲则是一个边缘化的中国后裔。从通常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弱者，因为无法主导自己命运的走向。本文所说的“讲新”，就是在传播中不选择高光话题、不强调强者身份、不展示利器法术，而是如何讲述在至暗时刻、弱国寡民、支离颠沛状态下的中国故事。

弱传播貌似示弱，其实是一种“力量传播”。它“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庄子·天下篇》），传播的“舆者”犹如庄子所谓“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所谓“不逆寡”，就是不违逆弱寡。凡寡皆不逆，则所愿者众矣。圆了一个沙里夫的中国梦，才会有更多的沙里夫相信她的中国梦，才会有更多的人一起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愿景。所谓“不雄成”，就是不自傲于成功。侯喜王在美洲大陆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岂以成功自居？“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道德经》）。不争，天下才莫能与之争，才会让更多的人真正服膺。所谓“不谟士”，就是不谋虑世事。“纵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谋谟以致之也”。^①有如乾隆评价土尔扈特部的归顺，此事“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②《经行记》作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产物，虽属意外，但暗含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杜环逆境人生中的触底翻盘，传递了盛唐气象下普通民众的人格魅力，它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传播了满满的中国力量。

弱传播不是“卖惨”，传播者不是“祥林嫂”，而是故意隐藏自己的强者身份，韬光养晦，待时而飞；也不是要求现实世界中的强者自废武功，甘愿孱弱，而是要学会低头，屈身俯就。“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就是放下身段，在传播中积极关注“弱者”。它不是“慕强”，而是“利弱”。所有的弱传播，最终都利于弱者。而强者正是因为帮助弱者翻了身，它才可以更强，“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总之，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中，站位要高、姿态要低；底气要足、语气要轻；观念要硬、故事要柔。这就是“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强大不仅仅是虽远必诛，以示万里，而且是虽弱必扶，怀柔化远。因此，弱传播不是传播柔弱，宣示柔弱，而是主张在尚未刚强时，以柔弱自处，悄悄发育，变得刚强；即使身强体壮了，也要以柔弱自处，保住刚强，发展刚强。直到足以“取天下”“莅天下”“得志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之道。

^① 郭庆藩. 庄子集释（全四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1：227.

^② 见乾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